

有甚麼相關性，因此沒有甚麼價值。我反覆跟人說，這本書值得翻譯。後來發現台灣翻譯了一版，譯名為《巨變》。現在簡體中文版終於在大陸出版了，這讓我很高興：終於有人認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了。

如果你讀過哈耶克的著作，很有必要看看《大轉型》。卡爾·波蘭尼幾乎預見到了哈耶克要說甚麼，並對他的觀點進行了回應。很多人知道哈耶克的觀點，把它看成聖經，確信無疑。哈耶克最重要的觀點是：第一，市場秩序是自發的，市場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市場是出於個人天性的要求，而不是必然的。在哈耶克看來，有市場經濟是天經地義的，沒有市場經濟是不對的，干預市場經濟是錯誤的。這就是哈耶克的出發點。

第二，市場經濟不僅是天然、自然、自發的，哈耶克認為它有很大的優越性。其優越性就在於它能夠讓分散的、自發的、個體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達到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市場經濟的奇跡在於，不需要一個中央計劃機關、調節機關，各人幹各人的事情，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經過市場神秘機制的作用，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創造性；與此同時，各種具有創造性的活動在總體結果上又是高效的、和諧的。多麼美妙的世界！這一切都蘊含在市場

經濟裏面。這就是市場機制的無比優越性。

第三，既然自然自發的市場具有如此美妙的優越性，政府當然不該干預自由市場，而應讓市場機制自己不受限制地運作。有些人們普遍認為必要的東西，在哈耶克們看來是不必要的。比如今天鈔票是由政府印製，但是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這不必要，私人機構也可以辦到。香港的發鈔銀行就有好幾家，並不是由香港特區政府來發行鈔票。無怪乎，哈耶克的搭檔，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會把香港當作自由經濟的典範。瞭解香港的人當然會對傅利曼的說法嗤之以鼻，不過這是題外話，此處不表。

第四，政府不僅應尊重市場之價格機制，還應減少政府管制，縮減政府之支出，讓政府的規模「縮水」。中國多年流行一個說法，叫作「小政府，大社會，大市場」，這就是從哈耶克那兒販賣過來的。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最好像守夜人一樣，喊喊「太平無事嘍」足矣，別的都不管。不管事的政府規模肯定小，小政府必然要縮小開支，開支少必然會縮小稅收。反過來講，如果政府管事太多，規模太大，這在哈耶克看來就是「通向奴役之路」了。他認為，國家奴役程度是政府活動範圍的遞增函數。政府活動越多，政府干預越

廣，人類離「通向奴役之路」就越近。

相當多人，即使沒有認真讀過哈耶克的書，沒有檢驗過他的論證，對哈耶克的觀點也耳熟能詳，因為媒體、大學講堂、出版物，到處充斥著這種說法，大家已經接受，認為是天經地義。

卡爾·波蘭尼的觀點與哈耶克截然相反。《大轉型》第一頁便有一段話：

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概念，意味著一個十足的烏托邦。在不消除社會的人性和自然本質的情況下，從時間上來說，這種制度根本就無法存在。它在物質上會毀滅人類並把人類的環境變為一片荒野。

在卡爾·波蘭尼看來，有些人鼓吹的那種自發的、自然的市場不僅是烏托邦，而且是一個十足的烏托邦。這裏，卡爾·波蘭尼不是批評市場，而是批判所謂自我調劑的市場、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這種烏托邦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烏托邦。我每次讀到這段話，就想起一件事。那是1990年，當時一大批蘇聯、東歐國家開始脫離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哈佛大學有個經濟學家，叫約翰·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現在可能很多人，甚至很多經濟學家都沒有聽說過他。北

大教授早年的著作就是研究加爾布雷思的，當然現在厲以寧的觀點與加爾布雷思已經非常不一樣了——1990年加爾布雷思到東歐訪問。他去了波蘭，講了一通他自己認為波蘭作為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應該如何進行的看法。他講完之後，不少聽眾舉手，說教授你講得很好，但你通篇講話沒有提到幾個人的名字，一個是哈耶克，一個是米爾頓·傅利曼，為甚麼？傅利曼那時非常有名，他有一本小書《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在美國並被製作成電視片，到各國放映。傅利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經過張五常介紹，見到中國當時的總理趙紫陽。據說，趙紫陽接納了他的說法。加爾布雷思到波蘭，聽眾奇怪，講從計劃轉向市場經濟，怎麼能不提這幾個人呢？加爾布雷思對聽眾的回答與卡爾·波蘭尼的這段話意思差不多。我懷疑加爾布雷思也是卡爾·波蘭尼的忠實讀者。他說，哈耶克和傅利曼鼓吹的那種市場經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今天的世界上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話，是人類的災難。這就是他不講哈耶克和傅利曼的原因。和卡爾·波蘭尼一樣，加爾布雷思相信，不受調節的市場經濟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如果不受調節，市場經濟會毀滅人類，並把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變為荒野。

波蘭尼另外一個重要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往往會經歷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一方面，市場力量不斷擴張；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運動，或反向運動（counter movement）。更具體地講，市場力量的擴張或早或晚會引發旨在保護人、自然和生產組織的反向運動。這個反向運動的目的是保護人、自然和生產組織。用甚麼方法保護呢？用保護性立法和政府干預手段來保護。保護性立法和政府干預手段是反向運動的特徵。「雙向運動」或者「反向運動」是卡爾·波蘭尼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轉型》這本書裏面，他並沒有明確地講，但是你通篇讀下來，可以體會到在卡爾·波蘭尼看來，人類社會大致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也就是十九世紀以前。這個時期的經濟可以叫作「倫理經濟」（moral economy）。倫理經濟最大的特徵就是經濟不能跟社會、政治、倫理分離，經濟是深深鑲嵌在各種社會、政治、倫理關係中的。那時，經濟關係受制於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比如互惠：你幫我，我幫你。我幫你做事，不是因為你會幫我做事情，我才幫你。互惠不是錙銖必較、討價還價，而是倫理規範。再比如再分配：人類社會一直都有再分配的機制存在。再分配也是一種倫理關係。

再分配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活下來，尤其是同部落、同宗族、同村莊的人都能活下來。然後有相互責任。這些都是倫理關係。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經濟關係固然重要，但它沒有倫理關係、社會關係那麼重要。

大約在十九世紀前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到十九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這是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或者原始資本主義時期。這個時候，大批經濟學家鼓吹經濟與社會脫鉤，擺脫各種倫理的羈絆，經濟就是經濟，經濟人就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在哈耶克們看來，這種變化將帶來一個美妙的新世界：每個人追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後的結果卻是全社會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人們的言行不必再顧及其他社會關係和倫理規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要不犯法就行。更進一步，經濟關係不僅要脫離社會，而且社會關係要受制於經濟關係，就是把人的關係都變成商品，都可以買賣交換。這樣一個時期持續時間並不長，也不可能長。然後反向運動就在十九世紀的六十至八十年代開始出現，試圖遏制向市場經濟、市場社會狂奔的勢頭，這標誌著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時期。在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和社會重新掛鉤。掛鉤(embedment)、脫鉤(dis-embedment)、重新掛鉤(re-

embedment)都是波蘭尼《大轉型》一書的重要概念，這些概念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巨大，它們已經變為常用概念。

好了，把波蘭尼的主要觀點交待完以後，讓我來較為詳細地介紹如何解讀這本書。這本書不太容易讀，要讀懂它恐怕得多讀幾遍才行。

## 烏托邦：自我調節的市場

《大轉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國際體系；第二部分，市場經濟的興衰；第三部分，前進中的變革。一頭一尾，依我看，不是那麼重要。一般讀書，頭尾重要。但是這本書，中間重要。中間又分為兩卷：第一卷講血汗工廠，第二卷講社會的自我保護。這就是整本書的結構。我們重點來看第二部分「市場經濟的興衰」。

不過在此之前，須要簡單介紹一下第一部分「國際體系」。這本書出版於1944年。當然，1944年出版，不意味著1944年寫作。波蘭尼寫這本書的時候可能就是在二戰最高潮的時候，1940年前後甚至更早。歐洲的歷史非常血腥，充滿了暴力。二十世紀以前不用說，僅二十世紀前半葉，就有兩次世界大戰，歐洲是主戰場。中間隔了多少年呢？僅僅二十多年。1914年第一次世